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睇向斋谈往

陈瀛一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睇向斋谈往

陈 瀛 一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 程 钢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睇向斋谈往

陈漱一

*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订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5 字数 135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一版 199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80622-367-3 / K · 45

定价: 8.00 元

目 录

睇向斋谈往

帅府.....	1	白旗堡	18
公厅.....	2	北仓	20
快马张.....	3	杨二爷	21
钱神仙.....	4	又一杨二爷	25
张半仙.....	5	长二寸	29
袁老夫子.....	6	虾米与虾蟆	30
王爷.....	6	百科全书	31
周圣人.....	7	老楞	31
联帅.....	7	炮李	32
海帅.....	9	昏君	32
皇姑屯.....	9	万寿山	33
王老太太	11	马大夫	34
金少保	12	陶老爷	35
赵博士	12	香水司令	36
王博士	13	兴隆店	38
薛大哥	14	马	38
长安丸	15	雨	39

老司令	39	王学士	53
瘦腰生	40	马二校长	54
大元帅	41	汤总裁	54
刘贤人	42	邢司令	55
五太太	43	郑州	56
贵福	45	子夏将军	56
曹家花园	46	二胖子	58
光园	46	涿州	58
蔡家花园	47	张家口	59
成主笔	48	李老先生	61
卅字廊	48	姜登选之死	62
少帅	49	张四爷	63
辅帅	51	陈四爷	64
张疯子	52	张十一	66

睽向斋秘录

陈公希祖轶事	68	曾国藩之滑稽三则	74
陈公孚恩与刘君宗汉轶事	69	左宗棠之诙谐三则	75
高宗轶事	70	胡林翼之智谋	76
宣宗轶事	71	彭玉麟之争功	76
穆宗轶事	71	李鸿章使美之轶闻二则	77
德宗轶事三则	71	刘蓉之高逸	77
孝钦轶事二则	72	鲍超之奇谈	78
奕譞轶事	73	陈宝箴之妙语	78
张玉书之风度	73	吴棠之奇遇	79
纪昀之词令	74	马玉昆之敢战	79
钱陈群之轻生	74	荣禄之贪施	80

桂祥畏航行	80	杨士燮轶事	95
奎俊之巧遇	81	纪贻谷父子	97
刚毅之笑柄	81	善耆拿赌	98
陈国瑞擅书法	81	载泽之善计	98
瑾妃珍妃之交恶	82	赵尔巽轶事	98
奕劻轶事	82	邹嘉来之趣史	99
张之洞轶事三则	83	载振逸事	99
鹿传霖轶事	83	载涛之剧癖	100
徐郃与尹铭绶	84	载洵之笑史二则	100
翁同龢之狡黠	85	盛宣怀轶事	100
王文韶不辩国名	85	陈璧之惧罪	101
张佩纶之工媚	85	荣庆与刘廷琛之议论	101
陆元鼎之糊涂	86	冯汝骥之嗜好	102
瞿鸿机之机警	86	沈瑜庆之桂冠	102
吕海寰之胆怯	87	王存善之叫骂	102
朱祖谋直言极谏	87	梁鼎芬之泄愤	103
戴鸿慈之失言	88	毓朗不满意留学生	103
唐景崇对待门生	88	寿耆之记忆力	103
孙家鼐轶事	88	桂春之无知识	104
杨文敬公轶事二则	89	庞鸿书参案中之琐闻	104
那桐轶事三则	90	毛庆蕃与夫人	104
铁良之戏语	90	陈夔龙亲送女学生	105
岑春煊轶事三则	91	张人骏反对袁项城	105
魁斌轶事	92	王垆有自知之明	106
锡良轶事	92	定成不喜新名词	106
书伪光绪帝事	92	书程赞清	106
端方轶事三则	94		
升允乞休之趣闻	95		

寿勋之言论·····	107	萨镇冰赠犬于西人·····	117
刘麒祥之迷信·····	107	张锡銓工诗·····	117
赵之谦受骗·····	108	张勋轶事·····	118
于式枚之谑词·····	108	李经羲轶事三则·····	118
胡思敬之倔强·····	108	曹锟轶事·····	119
袁世凯轶事四则·····	109	赵倜轶事·····	119
徐世昌轶事二则·····	110	吴俊升轶事·····	119
唐绍仪之阔绰三则·····	110	陆建章之残忍·····	120
杨士琦之文采·····	111	赵惟熙信星相家言·····	120
汪大燮轶事·····	112	王士珍不好女色·····	121
孙宝琦好书·····	113	龚心湛之俭德·····	121
冯国璋告诫学生·····	113	孟恩远之虎字·····	121
余诚格之陈情表·····	113	蔡儒楷之慰留司员·····	122
汤寿潜轶事三则·····	114	李厚基大义灭亲·····	122
张謇之戏言三则·····	114	周学熙与谭鑫培·····	123
郭集芬之被参·····	115	张怀芝与省议会·····	123
王闾运之喜笑怒骂·····	116	倪嗣冲轶事·····	123
沈云沛不畏人言·····	116	应桂馨死事之别闻·····	124
吴禄贞割日本人耳朵 ·····	117	临海县案·····	125

睽向斋臆谈

岑炽·····	126	康有为梁启超·····	135
岑春煊·····	128	裴景福·····	139
饶汉祥·····	130	唐绍仪·····	140
杨度·····	132	郑孝胥·····	141
熊希龄·····	134	王乃徵·····	143
汪兆铭·····	134	钱能训周树模·····	144

陈三立	145	张弧周学熙	151
张鸣歧	146	伍廷芳	152
王瑚	147	程德全	153
王宠惠	148	杨圻	154
张一麀	149	施肇基	155
赵秉钧	149	林绍年	156
朱祖谋	150	朱庆澜	157

睇向斋谈往

往岁驰驱辽塞燕蓟，耳目所接触者，不无佚事趣闻，胸臆所逮，意将笔而存之。人以其时为限，事以其地为准，非有恩怨褒贬、是非好恶于其间，取其详实可征者，聊资谈噱而已。

帅 府

帅府，张作霖治事之所，且挈眷居焉。画栋雕梁，奇石巨柱，若王侯邸第。沈人无不知帅府之森严，自辕门至内寝，警卫节节荷戈而立，是在官衙固习见之状，而卫士之服装、器械则无及之者。夫以我国幅员之广，每一行省皆驻统兵大将、治民高官，大抵谓之公署，如督办公署、省长公署，无以帅府为名者，有之，自作霖始。

作霖拥重兵，进退足左右天下，当皖、直对垒，直、奉交锋，皆举足轻重。于斯时也，四方来使咸集，以一见作霖颜色为荣。晨则鱼贯而往，俟诸客厅，侍从高呼曰：“请客稍座，大帅即下来。”下者，下楼也，众默息而待。俄而作霖出，笑面相迎，于是来使一一述意竟，属目帅一言，帅曰然，无不欢欣鼓舞而去，归而语其主曰“张帅将交欢矣”；帅曰否，无不垂头丧气而归，归而语其主曰“张帅欲反颜矣”。使之一喜一忧，视帅之一诺一拒，一次尔，数次亦复尔尔。虽然，作霖于来者固礼遇，一视同仁，不因其事之应否而判优劣也。

作霖既逝，帅府之名犹存，帅府之威严且有过之，盖往日之少帅袭位，而位大帅矣。大帅定例，某日某时会客，手谕司阍，毋慢客、毋索贿。客之至者，举目即见此皇皇之亲笔文告，读者悚然。每届期，四座皆满，有立而待者，有散步庭院俟呼传者。帅事冗，或见或不见，见者则执事人持刺延入，高呼其名者则不纳，而俟其人之应声，以刺远之也。一客南人，习于南方官场呼名者之照例接见，误以为传之入内也，随众入，被阻，面赤而退。

此中人云：大帅会客虽有定时，时至，往往因事姑置之，历时三四钟，侍从不敢问，臆以为必皆接见也。及昏，帅率尔曰：“余倦矣，可使明日来。”客遂如鸟兽散。以是之故，甚有候至匝日始获睹帅之丰采也。有所谓特客焉，大抵显要为多，不格于常例，无坐待之苦。若随事随时请见，亦必享受闭门羹，必先一日约定焉。帅曰可，则如时至；帅曰否，又必视帅当时喜怒或劳逸而定。其期则帅自择，罔论何人不敢不遵也。

嗟乎！以帅之威望，其门如市，而帅之心宁如水，干禄之徒固当憬然悟，联欢之使亦宜稍敛其远道跋涉之劳也，以为何如？

公 厅

公厅，公共办事所之简称，凡念辽事者，固知有帅府，亦无不知府内之公厅。

作霖以大帅之尊，每于晨昏或午，必驾临公厅，至则呼高级僚佐共座纵谈。于古今盛衰之理，中外强弱之道，文人固好逞词锋；若攻守之策，进退之方，武夫亦雄辞直气，滔滔不竭。尤以大帅之言为不留余地，樽蒲之戏、饮食之调、男女之私，人各有词，词各不类，而以悦于帅之耳者为度，一时吃喝嫖赌之声，充塞乎公厅之间，语者神旺，听者忘倦，四座皆大欢喜。

简任以上之职官，佩特别证章者，可随时出入趋公厅就座，而

上下议论。倘有人询客至帅府有何事者，其人对曰：“坐公厅久谈而出。”即此一语，足以表示其已晤大帅。有特客二，鲍贵卿、张景惠是。贵卿乃作霖姻家，尝入为相而出为将，产至丰盈，沈阳、长春、大连、旅顺、北平、天津皆置广厦，盖军阀而兼土阀者；景惠为布衣昆季之交，曾丧师于壬戌直奉之战，嗣以联吴与作霖和好如初。二人遇事故不必视作霖之喜怒，可以放言高论，政事而外，虽床第之秘亦无不可谈。贵卿之言，言不深思，于一事之判断，贻人以牛唇不对马嘴之讥，听者但匿笑而已，无人敢辩一词也。四方说客倘与幕僚近者，有事白作霖，径入公厅坐待，阍者莫能阻。诸将如李景林、张宗昌之流偶至，皆高视阔步而进。一时公厅之佳话与笑柄，不可胜纪焉。

快马张

张今颇(锡奎)，浙之泉堂人。仕清，以贰尹积官至山西巡抚。入民国，首膺直隶督之仕，旋移东三省，改任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辖吉、黑军务。光绪之末，锡奎为奉天巡防军左翼翼长，其职犹今之师长也。关外多匪，锡奎策马率兵驰骋白山黑水间，战必胜，攻必克，因有“快马张”之号，妇稚皆知其名。户有儿啼者，家人惧之以鬼怪，孩提不解，倘曰：“快马来至门外矣！”儿啼立止。

张作霖离其山寨生活，赤手投诚，赖三人苦劝之力，快马张其一，余则其时盛京将军赵尔巽、新民府知府增韫。快马张之开府辽东也，作霖方任二十七师师长，面必称大帅，以事传之至，立而待，命坐则坐。快马张倘因故或不悦，辄置不绝口，作霖唯唯。此固作霖遇恩不忘，难能可取，微快马张谁不能制之。东北外交，以中日间为系，每一问题，快马张预语舌人如何致辞。迨谈判开始，对方要挟或逾分，则藉口年迈耳聋，虽舌人译语可辨，有时而词穷，又谗过舌人，谓吾意固非如此，又往往谈至中途，佯称牙痛而退。其时

日本以福岛为关东都督，有崛强名，语人曰：“此老装聋作哑，指东划西，与语若不解，所对似可信又似不可信，吾莫如之何也！”

日驻沈领事林权助诣谒，谓其要事待商决，快马张已先得报，拒纳未定，而礼不能不延客。寒暄竟，不俟其启齿，曰：“余患痢，片刻未可离厕。公乃外宾，礼应接见，有话可告舌人，吾已内急不堪矣。”遂退。林一笑而出。

本溪湖煤矿出产丰饶，纠纷久不解，日方亟欲其事谐，快马张徐徐曰：“此吾国大事，主权在我，我有便则谈，谈必竟我意，否则俟若干年后再说。”卒如其议。

张工诗，曰《都护集》，颇可诵。

嗟乎！快马张往矣，殁年逾八十。其理外交，以老辈自居，胆大心细，樽俎之间，往往儿戏出之，虽在难题中，尚能争回少许便宜，今之号称外交家者何如？

钱神仙

辽东三省之人莫不知有钱神仙。神仙佚其名，貌粗俗，极善相人术，百不爽一，足遍关外诸地。每出门，士大夫倒屣迎之，得神仙一言为幸。神仙目至朗，言至爽，兴至豪，情至厚，交至广，食至多。某岁，马龙潭方镇守东边，谋进取，思异动，问计于神仙，求相于神仙。神仙细审其五官四肢，狂笑不言，龙潭顿足曰：“人皆以吾不久可膺疆寄，所谓督军、省长者将一身兼而有之，子奚为无语？”神仙曰：“督军武职也，省长文官也，俱特任也，特任视清制为一品。相公之面、之背、之眉、之耳、之目、之鼻、之唇、之口，以至于手、足，殊不似，虽然，萃文武两官于一身，三月之内可得，吾意公或以东边镇守使兼东边道尹乎？”已而果如神仙言。

武进吴晋，字少佑，习陆军于法兰西。既归国，任事陆军部，闲曹也，月入只百金。后以某老介，往投杨宇霆。宇霆奇其才，事无

洪纤悉咨之。晋慕神仙名，往访，神仙略审视曰：“此财神相也，期以三年，富且百万。”晋口不言而内自喜。晋尝娶巴黎贾人女为妻，今结庐法京，伉俪双栖于此，尽优游之乐，盖已腰缠累累矣。

神仙尝相郭松龄夫妇，连声曰：“好，好，好极！”松龄曰：“尚有说乎？”神仙曰：“尽矣。”其妇曰：“直言何伤？”神仙不答，退而语人曰：“松龄脑后有反骨，行将以兵叛，其妇杀气溢眉宇，皆当流血死。”后果验。

张作霖以陆海军大元帅宰制五省之地，神仙每对人曰：“老将（东人通称张之辞）必惨死。”询以期，曰：“戊辰五月耳。”识者诫之曰：“此何人，此何事，可戏言邪？”神仙笑曰：“头可斩，舌可刃，吾目尚存，吾言必验。”作霖既通告下野，率部归辽，车过皇姑屯，而难作，以時計之，戊辰五月初也，于是神仙之名益著。

张半仙

张半仙尝以紫微斗数炫其术，或验或不验。一日，于稠人座间遇钱神仙，共卜某事，神仙率尔曰：“必败。”半仙曰：“先败而后胜，既胜复何言败。”神仙驳之，不欢而散。及期，神仙之言中，金曰此“半仙”耳。半仙姓张，名济新，字庶询，初名鼎铭，旗人。清令于鄂，有敛财名。齐耀珊长浙，辟为掾属，历阶至钱塘道尹。姬侍甚多，艳事频传，以其秽不录。耀珊退依孙传芳，传芳函荐张学良，希大用。初至，学良令赴九江查访战状，归后任政务处长，擢京兆尹。某月，辽军集中原许、陈，战方酣，半仙曰：“吾军行且长驱武胜关而下，踞湘鄂，窥川藏，经赣皖，进苏浙，两粤、云贵传檄而定。”语闻于学良，嗤其妄，卒以工媚，遂犹司樵杀虎关。平日瓜帽红结，长袍阔袖，手水烟袋，出入八字步，俨然三十年前之官僚也。

袁老夫子

老夫子，袁金铠之自称也。金铠字洁珊，辽阳人，早播名白山黑水间。赵尔巽督辽，视为人才，疏荐其贤，诏授三品京堂。入民国，自谓将以遗老终，而地方政事不辞干涉之劳。作霖柄政后，约为兄弟。金铠年长于作霖，作霖呼以“大哥”。学良于铠素执礼甚恭，称之曰“六大爷”，犹言伯父也。他事吾不欲言，亦不必言，第举其继尔巽长清史馆一事。清史馆创于甲寅间，项城畀湘绮老人以馆长之职，湘绮携鼎鼎大名之周妈抵京，居三月，不理事，嘻笑怒骂而归，不复至，乃易尔巽。尔巽事必躬亲，所撰稿牘纍滋多。尔巽死，全稿犹未竣，遗言举老夫子继任。老夫子知清史馆不获久存，期以速成，殊无足观。而老夫子所以为老夫子者，于是覩之矣。

王 爷

王爷死矣，王爷死且三年矣。王爷伊谁？王永江也。永江辽之金州人，以茂才为警察学生，初入仕，巡官耳，未五岁，任奉天省长，进阶之速，一时无并也。永江勤治事，精理财，朗于鉴人，勇于迁善，于令尹之选，尤三思而行，政绩斐然。作霖每于督署召集会议，永江尝逾时至，至而滔滔不竭，言已径去，作霖不敢问也。百政以度支为枢纽，永江兼为财政厅长，条理井然。议一事，用一人，作霖已可者，永江倘审其事之难举，知其人之不材，必曰否。他日议一事，用一人，永江已可者，作霖倘曰否，永江必争曰：“其事经询谋金同而决，其人由询事考言而定，不则吾且谢不敏。”作霖无如之何，听之而已。

奉军树帜关外，省自为政，不隶属于中央政府者有年。始而驱三军进至滦河，将图燕薊，永江力陈百害无一利，作霖不无动于衷，

卒以左右躁进者所蛊，不从。永江不能耐，托疾不理事。迨作霖败而归，永江观其狼狈之状，击几曰：“向所语于公者，今何如耶？”作霖揖谢之。逾年，奉军复整旗鼓，议入关，永江如前言以谏，作霖似听似不听，永江怒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公为帅辽东，战可定天下，退可守千百年，孰敢侮之？今尚非其时也，左右亦非其人也，而乃劳师动众，进窥中原，是谓不度德，不量力，必败矣。”作霖不能堪，报以恶声，永江遂退而归田。后任无能为，再起，而权势益盛。知奉军将三度入关，乞病去。作霖累遣使征之，坚卧不起，长函陈成败之机，得失之变，旋卒于家。永江在任日，东人莫敢撓其锋，相语曰：“此至尊无匹之王爷也。”

周圣人

康圣人、董圣人、胡圣人而外，有周圣人焉，名不彰，故罕知者。周圣人之圣，自有其入圣之道，论文学，视康圣人万丈之遥；论法律，固一窍不通，董圣人未尝不窃笑于其旁；论哲理，益莫名其妙，胡圣人倘见其人，必且嗤以鼻。然则圣人之名何自而得也？圣人名姑佚，以武备学生任事东北军，积官至中将。貌恂恂，寡言笑，人近之，腴腆如处子。每赴宴，座有伎，必托故避去。布衣粗食，廿年如一日。渐达，犹勤俭自甘，圣人之名，有自来矣。一夕，圣人之宫被焚，圣人廬寝衣跃而奔，妻与子女俱焚焉。圣人哭，哭匝月不止。事闻于统帅，悯其所遭，媒介一女为继室。女奢侈，观圣人一举一动，斥其不合时宜，圣人辩，谓得名非偶然而致。女笑曰：“圣人之称，谄辞也。”圣人悟，易华服，其行亦渐肆焉。

联 帅

乙丙之交，联帅之名震东南，居虎踞龙蟠之城，有左右群雄，吞

三江而并五湖之势。既帅师入赣，大败。及皖，战亦溃，退金陵。私计将不保其位，忽携一弁微服渡江，登车北上，文武百官无一人知联帅离城者。浦口司车务之人，但知是日某参谋送眷如燕省亲，不知车中赫然联帅在。

联帅既抵天津，独自一人趋张作霖行馆（即当时盛传之恒记德军衣庄），以刺示阍者，阍者审视良久曰：“联帅差弁有何事耶？”曰：“我即联帅，谒贵帅有话讲耳。”阍者大惊，飞步入报。作霖持刺频摇其首曰：“此人何至此，殆飞将军从天而降耶？吾不信。”其时杨宇霆、张宗昌、常荫槐等在座，宇霆曰：“鼠子胡胆大乃尔，诟已忘昨年事耶！”作霖乃顾荫槐曰：“子理路事，何早无消息？”荫槐对曰：“未得报告，此来当有重大事。”作霖命从者延之入。联帅将登阶，作霖起而迎，众皆屏立。作霖曰：“我公别来无恙耶？此行辛苦矣。”联帅叩首呜咽曰：“大帅听诸，某此来，乞罪耳，投降耳，无他也。”作霖大喜过望，笑曰：“吾与公分疆治民，树帜对峙久矣。以位论足相伯仲，以名言判若天渊，乃公如斯卑躬屈节，何以克当？何以克当？”联帅曰：“不然，大帅齿长于某，德高于某，望重于某，量宏于某。往事某知过，今日之事公为政，某愿率三军听命。”作霖曰：“诚如是，以兄事吾可已。”议定，联帅南归。复大败，退徐、鲁。作霖乃改编某军，曰第一军团，隶麾下。少选，大元帅姗姗登台，联帅以第一军团长领衔拥戴，最先入贺，便衣行跪拜礼，离合之奇，民国有史以来仅见也。先是，宗昌在座，而两帅互相问答之辞，情急不能耐，喃喃有声，累欲起而语，某以目送之，以足践之，乃止，而终不复忍，卒然问曰：“吾将下江南，子使陈某之师严阵以拒，且迎战，果何为乎？”联帅曰：“此某之罪也。公鲁人，某亦鲁人，鲁乃圣人之邦，不幸而有某，鲁省之羞也，鲁人之耻也，夫复何言？”宗昌狂笑曰：“酒肴已陈于案上，宜浮一大白。”

或曰：“联帅之才可取也，联帅之忍可法也，联帅之行不足齿也。”

海 帅

帅，过去之名词也，独辽东风气，于帅之名称，而人人视之为无上之尊，而不肯舍。其人既帅矣，异口同声而帅之可也。间有地望而未至于帅焉，亦欲人称其为帅，不帅则不乐，不大帅愈不乐，帅之多，乃如羽毛。有人焉，尝领一军守土塞北，僉称曰“海帅”，海帅不应。重呼之，复不应，呼者憬然，易称曰“大帅”，帅乃改容曰：“不敢当。”然而大字终不敌海字，而海帅呼之者为多也。帅和恠好与人近，治军严肃有度，老而不衰，战必胜，攻必克，帅之称非无因而得至也。帅喜戴瓜帽，帽前置大珍珠一、金刚钻一、白玉一，盖于玩古董之余，而有是雅兴焉。一夕，群集而博，争吃狗肉（即推牌九），注迭钞票达巨万，声震屋瓦。帅闻声而入室，目注神移久之，众乃请示帅曰：“帅放饷乎？”犹言其金多可输给于众也。帅曰：“可。”由四轮至二十轮，每执天地仁和之对，最低之格，亦所谓红龙九、和板八之类，虏获无算。帅狂笑，推牌而起曰：“此局非放饷也，乃吞饷耳。去矣，明日见。”众哗噪，乞帅复战。帅不可，曰：“胜败兵家常事，今日之胜，未尝非徼幸，他日临阵，乌见其必不败也。诸公稍安勿躁，去矣，明日见。”

皇姑屯

皇姑屯距沈阳城咫尺，北宁铁路必经之地，张作霖被炸处也。往者，齐、卢之战于黄渡浏河，历时逾月，使区区镇市而得名。皇姑屯之炸，中外闻而惊骇，此只如弹丸之一车站耳，而皇姑屯之名以传。当代达官之出入，必大陈兵卫，禁街巷行人，偶远行，非专车不乐。专车之前，有所谓压道车者，压道车负探险之责，倘有预埋地雷或火药于轨道者，压道车已先尝之，专车可备无患。示人以怯